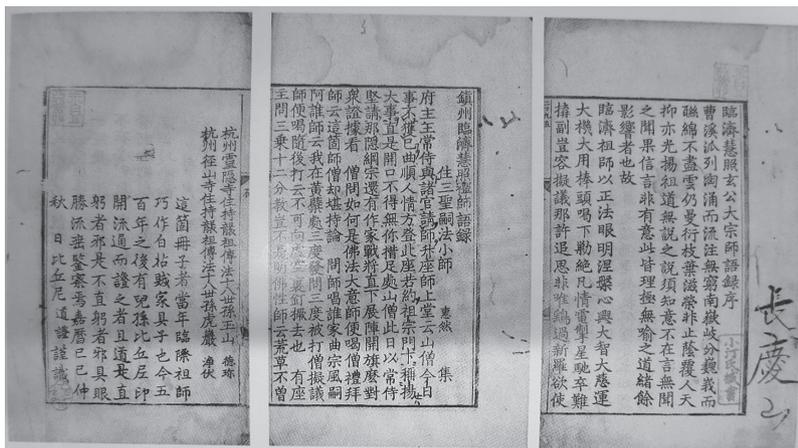


話說嘉曆本《臨濟錄》

邢 東風

歷史上，唐宋時期的禪宗語錄曾大量傳入日本，而後又被翻刻複製，廣為流通，所以有很多的唐宋禪宗語錄是通過日本刊本保存下來的。其中唐代臨濟義玄禪師的語錄《臨濟錄》一書，在日本號稱「錄中之王」，備受尊崇，先後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刊本，其種類和數量之多，遠遠超出了中國。日本現存的《臨濟錄》古刊本中，最早的是從中國傳入的宋本，例如天理圖書館收藏的宋版《續開古尊宿語要》第一集中的《臨濟慧照禪師語》、東洋文庫收藏的所謂「元槧本」《臨濟錄》、成篋堂文庫收藏的宋版《古尊宿語錄》第二冊的《臨濟錄》，等等。比宋本稍晚的是在日本刊刻的「五山版」。所謂「五山版」，是指從鎌倉時代末期到室町時代末期，先後在鎌倉五山（建長寺、圓覺寺、壽福寺、淨智寺、淨妙寺）和京都五山（南山寺、天龍寺、建仁寺、東福寺、萬福寺）等禪宗寺院刊行的木版書籍，包括禪籍、語錄、詩文集、佛經等等，其中有很多唐宋元時期的中國禪宗典籍。現存最早的五山版《臨濟錄》，是靜嘉堂文庫收藏的元應二年（1320）刊本，以前被誤認為是元代的「雪堂本」（又稱「元刊本」）⁽¹⁾，其實是宋本的複製。其次是嘉曆四年（1329）刊本，比元應本稍晚，含有雪堂本的內容，我們稱它為「嘉曆本」。關於嘉曆本，前輩學者如陸川堆雲、柳田聖山也曾提到，但是都沒有詳細談到它的內容，也沒有說清它和其他刊本的關係。大約一年前，由于偶然的機會，我有幸看到嘉曆本《臨濟錄》的實物，因而想在這裡作一簡要介紹，以供讀者共享。

關於嘉曆本，幾年前我在考察雪堂本《臨濟錄》的時候開始注意到它，理由是它的內容和雪堂本比較接近。當時衣川賢次先生提醒我參考柳田聖山主編的《臨濟錄抄書集成》一書，我注意到其中有寬永七年（1630）刊本《鎮州臨濟惠照禪師語錄鈔》（以下簡稱《臨濟錄鈔》），這是一部《臨濟錄》的註釋本，其中的臨濟語錄原文就是嘉曆本的內容，註釋文字是後人所加。根據這部《臨濟錄鈔》可以斷定，日本歷史上還有一部嘉曆本的《臨濟錄》，它的刊刻年代接近元應本，內容接近雪堂本，在日本刊行的《臨濟錄》中，是一部年代較早、內容特殊的本子，值得重視。不過，我一直不清楚這個本子是否還有保存，也不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關於它的內容，只能通過《臨濟錄鈔》來推測，由於沒見過這個本子的原物，所以不能確定它到底是什麼樣子。



嘉曆本《臨濟錄》⁽²⁾

2019年11月16日，東京古書會館舉辦古籍展覽會，我從展覽品目錄上看到嘉曆本《臨濟錄》赫然在冊，目錄上是這樣寫的：

臨濟錄 五山版 嘉曆四年刊 比丘尼道証開版 原裝 小汀文庫旧藏 一冊

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不就是我一直期盼的嘉曆本嗎！千載難逢的機會，於是專程跑去觀看。由於展覽會上都是價格昂貴的拍賣品，不許拍照，也不能仔細翻閱，所以這裡只能介紹我看到的大概內容。

- 封頁 臨濟慧照大宗師語錄（手寫）
臨濟語錄
- 序 從倫序（第一紙₍₃₎）
郭天錫序（第二、三紙）
普秀序（第四、五紙）
（以上三序的版式為頁9行，行18字）
馬防序（第六紙）
（馬防序的版式為頁9行，行17字）
- 正文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
住三聖嗣法小師 惠然 集
（第一至三十五紙，版式為頁11行，行20字）
住鎮州保壽嗣法小師 延沼 謹書
- 碑文 真定十方臨濟慧照玄公大宗師道行碑銘
正議大夫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 王博文 撰並書
通奉大夫參知政事樞密副使 商挺 題額
（第一至六紙）
- 開版題記 這個冊子者，當年臨濟祖師巧作白拈賊家具子也。今五百年之後，有兒孫比丘尼印開流通而證之者，且道是直躬者邪？是不直躬者邪？具眼勝流，垂鑒察焉。嘉曆己巳仲秋日比丘尼 道證 謹識。
- 底封 內側 新庄奧村（手寫）
自澄主（手寫）
- 外側 臨濟慧照玄公大宗師語錄（手寫）
自澄主（手寫）

以上內容，如果孤立地看，恐怕看不出什麼名堂，只有把它和其他相關的刊本、特別是宋元版的《臨濟錄》結合起來考察，才能了解它的來源、影響、特色、價值，及其在《臨濟錄》流傳史上的地位。

首先是序文部分。

嘉曆本有四篇序文，即從倫序、郭天錫序、普秀序、馬防序，其中從倫、郭天錫、普秀的三序來自雪堂本，馬防序來自宋本。宋本《臨濟錄》原來只有馬防序，元代的雪堂普仁禪師重刻《臨濟錄》時，撤掉了馬防序，而代之以從倫等人的三序，于是三序成為雪堂本的一大特徵。從中國國家圖書館保存的雪堂本《臨濟錄》來看，它的書首部分殘缺，現在只有普秀序，接下來是臨濟語錄的正文，可見雪堂本原來沒有馬防序；又根據嘉曆本可以推測，雪堂本原來在普秀序之前還有從倫序和郭天錫序。通過嘉曆本的三序，可以了解雪堂本序文部分原有的樣子。不過，嘉曆本三序是頁9行，行18字，雪堂本是頁9行，行20字，二者版式稍有不同。

雪堂本傳入日本以後，日本也出現了帶有三序的《臨濟錄》刊本。就目前所知來說，嘉曆本最早，其次是寬永七年刊行的《臨濟錄鈔》，再後來就是《大正藏》第47冊收錄的《臨濟錄》。《大正藏》本《臨濟錄》是根據德富蘇峰(1863 - 1957)收藏的永享九年(1437)刊本(今藏石川武美記念圖書館)排印的，這個底本確實帶有三序，然而三序部分不是刻版印刷物，而是手寫上去的。起初我也不了解這個情況，後來衣川賢次先生告訴我，于是我到石川武美記念圖書館作了調查，發現該書三序部分的紙張、色澤、字形、頁面樣式等等都和刊本印刷的正文部分非常相似，假如不是特別留意的話，不太容易看出它們的差別。另外，日本現存的永享九年本《臨濟錄》，除了德富蘇峰舊藏本之外，還有國立公文書館保存的林羅山舊藏本、國會圖書館藏本等，這些本子都沒有三序，可見德富蘇峰舊藏本在永享本中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子。這個補寫的三序，當初依據的很可能就是嘉曆本；由于它被編入《大正藏》，從而得以廣為流傳。

嘉曆本的第六紙是馬防序，頁9行，行17字，與宋本馬防序完全相同。關於序文的處理，嘉曆本既採用雪堂本的三序，又採用宋本的馬防序，于是成為四序並存的形態。由于嘉曆本的影響，後來帶有三序的日本刊本《臨濟錄》也採取了這樣的形態。

其次是臨濟語錄的正文。

嘉曆本這個部分的標題是「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這是宋本的題目，元代雪堂本的題目是「臨濟慧照玄公大宗師語錄」；接下來一行是「住三聖嗣法小師 惠然 集」的編者落款，這樣的落款在宋元本中都一樣；然後是臨濟語錄正文，共35紙，頁11行，行20字，這樣的版式與宋本相同，而不

同于雪堂本的頁10行、行20字；最後是「住鎮州保壽嗣法小師 延沼 謹書」的書寫人落款，這樣的落款在宋元本中都有，但是宋本接下來還有「住大名府興化嗣法小師 存獎 校勘」的校勘者落款，而雪堂本沒有。

從上面的對比可以看出，嘉曆本的臨濟語錄的題目、編者落款、正文的版式、書寫者落款都是採用宋本，同時又依照雪堂本的樣子，去掉了宋本最後的校勘者落款。總之，這個部分基本上沿襲了宋本的樣式，只有最後一點依照了元代雪堂本。至于臨濟語錄的內容，宋本、雪堂本、嘉曆本一樣，都屬於宗演本系統。

再次是王博文的碑文。

這是繼臨濟語錄正文之後的附錄部分，內容是元代王博文撰寫的《真定十方臨濟慧照玄公大宗師道行碑銘》，和雪堂本一樣，共6紙。這篇碑文原來是王博文受雪堂普仁禪師的委託而作，後來雪堂刊刻《臨濟錄》時，又把它附在書後一同出版，所以它也成了雪堂本不同于宋本的一個重要標誌。嘉曆本的這個附錄確是來自雪堂本，然而雪堂本的附錄除了這篇碑文以外，還有其他內容，即郭天錫撰寫的《大名臨濟慧照玄公大宗師碑記》、《臨濟慧照玄公大宗師真贊》，以及支持雪堂本開版的贊助人名單。對於這些內容，嘉曆本只採用了王博文的碑文，其他都沒有採用。

王博文的這篇碑文，也見于後來的日本刊本《臨濟錄》，例如上面提到的《臨濟錄鈔》，還有元祿十一年（1698）刊本《臨濟語錄摘葉》，以及享保十二年（1727）刊本《臨濟慧照禪師語錄》，由此也可以看出，嘉曆本在日本刊本《臨濟錄》的流傳史上有過長久的影響。其中享保本經過無著道忠（1653-1745）的校訂，書後附有道忠的跋文。1967年，為紀念臨濟義玄禪師圓寂1100周年，日本臨濟禪師奉贊會將這個本子重新出版，後來又傳入中國，于是才引起中國方面對這篇碑文的注意。

再其次是開版題記。

這個部分只有70餘字，刻在嘉曆本的最後一頁，它是比丘尼道證撰寫的開版題記，由此可知嘉曆本的刊行是由道證主持的。關於道證的情況，今已不詳，據陸川堆雲的研究，道證除了刊刻《臨濟錄》以外，還刊行過《圓悟心要》⁽⁴⁾，即北宋圓悟克勤（1063-1135）的語錄，大概她是一位特別熱心于刻經事業的尼師吧。

題記的大意是說：這部《臨濟錄》（裡的說法）是當初臨濟祖師傳法的道具，時隔五百年之後，我作為臨濟的子孫，把它刻印傳播，加以印證，這樣做到

底算不算是忠實于祖師呢？還請有道之人幫我鑑定。一般來說，刻印經典是一種積功德的行為，可是道證好像對自己的行為不太自信，這是為什麼呢？關於這個問題，只要看看郭天錫為雪堂本作的序就明白了。按照郭天錫的說法，雪堂普仁刻印《臨濟錄》，未免有把臨濟祖師拋棄的東西「重新拈出供養」的嫌疑，不知現在的僧人能否接受。在郭氏看來，禪本來不拘泥文字，對於祖師來說，他們的語錄就好比吐掉的唾液，不值得珍惜，可是雪堂普仁把它重新刻印流通，也不怕被人說成拾人牙慧，這樣做其實是出于對祖師的孝敬。道證的態度也是一樣，她一方面要宣傳臨濟祖師，一方面又擔心人們執著祖師的文句，于是用疑問的方式提醒人們。

最後是封頁和底封上的手寫文字。

這些文字不是嘉曆本原有的內容，而是這個本子的收藏者留下的痕跡。封頁上的「臨濟慧照大宗師語錄」，是雪堂本「臨濟慧照玄公大宗師語錄」的縮寫，省去了原有的「玄公」二字。底封內側的「新庄奧村」、「自澄主」，可能是收藏者的名號，底封外側的「臨濟慧照玄公大宗師語錄」，就是雪堂本《臨濟錄》的書名。很顯然，這些文字的書寫者、亦即這個本子當初的收藏者，很可能看到過雪堂本，至少是很了解雪堂本的書名。

關於這個本子的收藏情況，恐怕「自澄主」是目前已知最早收藏者，但是我們不清楚他是何許人也；後來為藤園堂所有，藤園堂是名古屋的一家書店，現在還有；再後來成為小汀利得的藏品，展覽品目錄上提到的「小汀文庫」，就是指小汀氏的藏書。小汀利得（1889-1972）是著名的記者、經濟評論家，曾任《日本經濟新聞》主筆、社長，生前喜好藏書，收藏有多種五山版，其中包括這個嘉曆本《臨濟錄》⁽⁵⁾。此次展覽會後，不知落入誰手。

這個本子一直被私人收藏，因而難得一見。那麼嘉曆本的《臨濟錄》，除了我看到的這個本子之外，是否還有其他藏本呢？關於嘉曆本的藏本，以前陸川堆雲和柳田聖山都會提到。陸川堆雲提到的是東京上野圖書館藏本，不過從他的敘述來看，他所說的那個藏本應當是永享本《臨濟錄鈔》⁽⁶⁾。恐怕陸川堆雲也沒見過嘉曆本，他是通過《臨濟錄鈔》了解嘉曆本的。柳田聖山提到國會圖書館藏本：「嘉曆四年（1329）比丘尼道證出版（東京國會圖書館藏）」⁽⁷⁾。從這樣的記敘來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應當是嘉曆本《臨濟錄》的原本，不過，現在的國會圖書館沒有顯示有此藏本，不知道這個本子現在哪裡，也不清楚柳田聖山是否親眼看過這個本子，以及這個藏本和我看到的本子是否為同一物件。總之，關於嘉曆本的藏本，今後還需要調查。

嘉曆本の刊行年代僅次于元應本，它的內容兼採宋本和元代雪堂本，在日本刊本《臨濟錄》中，它是一個年代很早、內容獨特的本子，完全可以和元應本一同稱為五山版《臨濟錄》的雙璧。

嘉曆本保存了雪堂本的一部分內容，又影響到後來的一部分《臨濟錄》刊本，可見雪堂本通過嘉曆本而得到流傳和發生了影響。實際上，雪堂本刊出以後，它在中國發生了怎樣的具體影響，目前還不清楚，但是它在日本確實發生了影響，促成嘉曆本的出現，嘉曆本又影響到後來的《臨濟錄》刊本，通過這樣的流傳，當初雪堂本的一部分內容如三序和王博文的碑文得以保存下來，到了近代和現代，又通過《大正藏》的傳播和中日文化交流，這些內容才重新被中國方面了解。雪堂本在中國雖有保存，但是數量極少，如今只有「天下孤本」，而且殘缺不全，少了從倫和郭天錫的序文，假如當初沒有嘉曆本，我們就無從了解雪堂本三序的全貌，可見嘉曆本對於雪堂本的保存、流傳乃至復原都功莫大焉。在中日兩國的《臨濟錄》流傳史上，嘉曆本又和雪堂本構成雙璧，它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結晶，彌足珍貴。

2021年1月 于松山

日本語要旨

日本において各種の『臨濟録』刊本が出版され、最古の元應本（1320年）とこれに次ぐ嘉曆本（1329年）はのちの『臨濟録』刊本に深い影響を及ぼしたが、この嘉曆本については従来詳しく紹介されたことがなく、『臨濟録』流伝史上の地位が明確ではなかった。筆者はこのたび小汀文庫旧蔵の嘉曆本『臨濟録』を実見する機会を得、以下の特徴を確認することができた。一、嘉曆本は宋本の馬防序と元本（雪堂刊本）の從倫序、郭天錫序、普秀序および王博文的碑文を併せもつ独特の内容で、五山版『臨濟録』の中で元應本と双璧をなす重要な刊本である。二、嘉曆本は雪堂刊本を継承しており、現在中国国家図書館にのみ蔵する天下の孤本の残欠部分をこれによって補うことができ、雪堂刊本の原貌を復元することができる。三、嘉曆本の内容はのちの『臨濟録鈔』（寛永7年、1630）に継承され、元應本とともに日本の『臨濟録』刊本の祖本の地位にある。

【注脚】

(1) 参見椎名宏雄《宋元版禅籍の研究》，大東出版社，1993年，第598頁。

話說嘉曆本《臨濟錄》(邢 東風)

- (2)引自《古典籍展観大入札会目録》，東京古典会發行，2019年，版圖第12頁。
- (3)這裡所謂「紙」，日語叫作「帖」，是指綫裝書裡的一張紙，被對折成兩頁。
- (4)參見陸川堆雲《臨濟及臨濟録の研究》，喜久屋書店，1949年，第168-169頁。
- (5)參見反町茂雄《菟書・業界・業界人》，八木書店，2019年，第113頁。
- (6)參見陸川堆雲《臨濟及臨濟録の研究》，第168-169頁。
- (7)柳田聖山《臨濟録ノート（続）》，《柳田聖山集》第四卷，法藏館，2017年，第170頁。